

父執女兒情

三軍總醫院 實習醫學生 詹博凱

「我一定要讓我的女兒吃這個……」

對話框裡的訊息不斷跳出，爸爸條列了六大點他從各方蒐集到的文獻與資訊，熱情且積極的分享給我和我的夥伴：「我美國的朋友說，星狀細胞很重要，星狀細胞顧好了，才能修復大腦，所以我一定要讓我的女兒作高壓氧治療……」見他如此積極，我們尷尬的面面相覷，一時之間都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只好禮貌性的用個笑臉貼圖匆匆帶過。

妹妹今年十歲，去年一月的時候因為流感併發嚴重的缺氧性腦實質損傷，輾轉從A醫院和B醫院一路轉院到本院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在這裡進行高壓氧治療，試圖逆轉腦部因為缺氧所導致的病變。然後自轉院之後，妹妹就一直反覆感染與肺炎，更令人洩氣的是她始終無法脫離呼吸器，顯示她的損傷可能已經影響了腦幹的自主功能，即便是高壓氧治療，可能預後都無法太理想。

事實上，早在開始追蹤這名病患以前，老師就曾經與我們討論過妹妹的狀況，「她的家屬很積極，但我們也只能盡我們的力」，老師如此說道，也特別叮嚀我們在和家屬對話的過程，千萬不要給予他們過多的期待，現在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會牽動他們的情緒，因此我們總是小心翼翼，以傾聽取代發言。

每天早上下午和晚上的探訪時間，妹妹的家人都一定會抓緊每個時段的三十分鐘探訪時間，早上是爺爺奶奶，下午是媽媽，晚上則是下班後的爸爸和偶爾造訪的姑姑。常常我站在

病床尾看著他們和妹妹對話，爸爸輕柔的撫摸妹妹的臉頰，用手機撥放妹妹喜歡聽的音樂，一邊準備用鼻胃管餵食爸爸辛苦準備的中藥湯；姑姑則會用雙手替久臥的妹妹按摩雙手雙腳，還準備了指甲貼，細心的替妹妹的雙手裝飾上繽紛的圖樣。有時妹妹會有一些不自主的動作，對家人而言都會認為這是妹妹逐漸康復的象徵。儘管對我們醫療人員而言這些僅是神經反射的一部份，與意識的關聯較小，但這樣的話我們怎會在他們面前提起，尤其看著爸爸將頭靠在妹妹額上深情喚著：「妹妹，你要趕快好起來！」每一字每一句都令人鼻酸。

自流感住院已滿一年多，但妹妹的家人始終都還是不願意放棄。畢竟都是養到十歲的孩子，我想對他們而言妹妹肯定是如此珍貴的寶貝，所以爸爸才如此積極的尋找一切可能的方法。在他跟我們說的六大點裡，也不乏有到處拜拜的項目，「我高中同學有在榮總的醫師，他們卻叫我快去拜拜跟唸佛經，他們說他們平時不會跟病人講這些，是自己兄弟才說的，要我去廟裡拜拜……」爸爸如此說過。或許就像老師說的，我們能做的很有限，最多就是盡量陪伴與滿足家人的期待，但我們自己要知道病人的狀況和我們醫師的極限，爸爸在榮總的同學，應該也是這樣的心得，才會給他宗教慰藉的建議。

三月初，醫師曾嘗試要進行高壓氧治療，然而沒進行多久，妹妹的身體就因沒有辦法負荷高壓環境而停止操作。幾經討論後與告知高

壓氧的風險與治療機率，家屬才同意不再嘗試高壓氧，但決定要轉進呼吸照護病房，進行後續的呼吸訓練與照顧。

我們始終不能幫妹妹和他的家人作決定，我的夥伴曾說是不是要幫爸爸找心理諮商師來輔導，但我總覺得這樣的做法還不是時候。悲傷的五階段裡，在我看來他們還在跟現實「討價還價」，過多的介入或是不合時宜的干涉，都有可能造成他們更劇烈的憤怒或失落；但同時，我們又有什麼方式能幫助他們度過這段時間，並走到「接受」的階段？也許，時間仍是最後的辦法，就像家人用時間來延長他們對孩子的執著，讓時間去沖淡這一切，也許是現階段最好的方式吧！☪

